



黑超

黑陶，出生于中国南方陶都，母亲是农民，父亲是烧陶工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著作《百千万亿册书》《泥与焰 南方笔记》《中国册页》《烧制汉语》等。

早春

早晨濡润人脸的细雨，似乎已经止了，天空正散开淡墨的雨云。微微隆起的无边田野（夹杂着河、渠），被大片大片的新绿占领（麦子和油菜的新绿）。从远方的绿野和村舍间蜿蜒伸来的机耕路上，闪耀大小水洼的玻璃光芒。整个早春的、苏南乡村的新绿在寂静喊叫。一个穿黄色雨披的农民（像一小朵鲜黄、燃烧的油画之火），正骑着自行车，在新嫩、喷涌着黎明泥土气息，而又一秒接一秒旺盛生长的绿意海洋里，慢慢移来。

长江上

从局部看，舷外眼底的江波，是变幻不居的密集字迹，东方朝代与人事的亿万秘密，被它记载。从整体看，这是一条矫健游动着的水质青色巨龙。它是真正活着的：仁慈地承载、滋养、奉献。偶尔，因为无法忍耐的愤怒，也会膨胀身躯，显示泛滥的力量。

我的眼睛所看，几乎和古人一样：“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

南方三章

黑超

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

我的耳朵所听，除了轰响的轮船机器声，仍然是古代延续至今的众多声音：波浪声，桨声，橹声，风声，星光溅落声，山花怒放声，暮色弥漫声，鸟声，号子声（已消失），水涌声，雨声，猿声（已消失），月光流泻声，日出破云声。

江山。国家的另一个名词。哺育文明的浩荡江水和重重山脉。

我与这条水质的青色巨龙沉默对话。江与我之间，这是一场特别的输液。雄韧、自信而强劲，他们不知的长江能量，源源激涌着，正灌注独属于我的笔底汉字。

李白墓

中国。安徽。当涂。青山。伟大的李白安息于此。

整座墓园，只我一人前来祭拜。虔敬放轻的独自脚步，让寂静下午的墓园，呈现特别的空旷。

来自诗人故乡的滚滚江水就在近侧。肉体的李白安息，而诗歌中的李白，仍奔腾吟啸，穿越世纪，日日常新。无尽长江之水，正是诗人“笔落”之前所沾蘸的无尽墨水。

李白。白衣猎猎。“气逸何人识”的川籍男子。

“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这个四川男子的外表，“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哆，大貌。追随过李白的唐人魏颢之亲见描述）这个四川男子的内心，豪宕不羁，睥睨海内，心雄万夫。他的笔光、剑光、眼光，在无数个白昼和夜晚，与长江的波光，与天上

的日光和星光，交相辉映。

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飞流直下三千丈，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位白色的“谪仙人”（贺知章语），“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他仗剑骑波，骑着激流之声，在重力作用下，从西面的高处，飘荡东下，并最终长居于此。

公元762年，李白病逝当涂之后，初葬于当涂龙山东麓。半个世纪之后，有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者，景仰李白。传正知白生前“志在青山”，于是，在公元817年正月廿三，迁李白墓至“西去旧坟六里”的青山之阳。正月廿三，李白遂愿之日，正是我的生日。

柏树围绕的李白墓，稳固安润。青石墓碑上，镌刻的字迹是：“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这是杜甫的手书。

郑重点一支烟。安放于墓前的石案之上。香烟之旁，是一只早先就立在那儿的、空空的“采石矶”牌白酒瓶。

我端坐于墓前建筑的旧门槛上，注目烟燃。

墓园依然寂静、空旷。

宇宙浩茫之中，谁在憾叹：李白骑鲸去，人间无谪仙。

我端坐着，恍惚之中，滚滚的汉语，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正叫喊着，进入我饥渴的、后来者的血管。



春天菜心甜津津

黄田

立春后，气温慢慢回升，走进菜园，一棵棵菜心，碧如翡翠，沐浴着阳光雨露，在翠绿的菜叶呵护下，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或羞羞答答地含苞欲绽，或迫不及待地迎风怒放，向春天展示出袅娜风姿。

菜心，又名菜薹，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时令蔬菜，因柔嫩清甜，食而无渣，风味独特，营养丰富，被誉为“蔬菜之冠”。

从品种上说，主要有白菜心、芥菜心、油菜心等。就颜色而言，有白菜心和紫菜心之分。白菜心最常见，过去老家农村，每家每户都会种植，遍布菜园，几乎要吃上大半个春天。进入每年一月中下旬，白菜开始疯长，一个晚上，主茎差不多要长一寸，似乎听到拔节的声音。同时每片叶子旁边的侧茎，也开始冒出点点嫩芽。等主茎升到一尺多长，即将开花时，从基部掐掉，侧茎就会争先恐后地拼命生长，一批又一批，一直延续到三月底。

掐菜心，大有讲究，不要掐得太低，主茎底部太老太长，吃不了；也不要掐得太高，主茎太嫩太短，有点浪费。更不要连根拔起，不然，就不能源源不断地长出菜心、更长时间享受到菜心的美味了。第一批上市的菜心，粗壮笔挺，不必去皮，连茎带叶，筋道爽口，妙不可言。后面几拨的菜心，茎秆细长，略带苦味，因此有“头薹二薹甜津津，三薹四薹苦盈盈”之

说。不过，芥菜心有点苦涩，焯过水就会好吃一些。过去，物质缺乏，生活贫困，油菜心是没有人卖的，等开花结籽后晒干，用来榨油。菜籽油香喷喷的，比油菜心更值钱。

紫菜心，比白菜心上市早半个月左右，不论是老家邵阳，还是第二故乡永康，因为种植不多，供不应求，春节前要卖10多元1斤，节后大量上市，价格就跌到3元以下。与白菜心一样，第一批紫菜心粗壮，有拇指大，洗干净，撕去表皮，掐成一二寸长，也不需焯水，油热倒菜，再放点盐、酱油、味精，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脆响，瞬间热气腾腾，然后出锅上桌。塞进嘴里，脆爽可口，如吃甘蔗，余味无穷。

春天，菜心是我的最爱。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一所山区小学教书，距县城10多里，交通不便，学校没有食堂，每个老师自己做饭。只有到周日放假时，我才骑自行车去县城采购蔬菜食品。那时还买不起冰箱，蔬菜买回来放在地上，叶子几天就发黄生霉不能吃。令人欣慰的是，学校前面，有一片稻田，9月初开学后，稻谷都已收割。一天放学后，我借了一把锄头，挖了一块田，种上白菜。过完春节，学校又开学了。我走到菜地一看，哇，满眼葱绿，那些白菜，有的含苞抽薹，有的花朵正艳，一只只小蜜蜂，嗡嗡叫着，飞来飞去，正在忙碌地采花酿蜜。

我每天去田地里掐一把菜心，餐餐炒一碗，吃得津津有味，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那时，工资很低，每月45元，除去生活费用，所剩无几。这一地菜心，既改善了生活，又节省了开支，还带来了快乐。

在老家邵阳，过去春节期间许多人爱吃糍粑。这种又圆又扁的糍粑，是用上等糯米打造的。但糯米糍粑吃多了，易上火，胃发胀，夹着菜心吃，可以促进消化。所以吃糍粑前，母亲就会炒一锅菜心，每人一个糍粑，一碗菜心，糍粑伴菜心，如鱼得水，滋溜滋溜，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一连吃几个都不觉得油腻。

新鲜菜心，是春节期间的主打食品。每逢佳节胖三斤，是因为大鱼大肉吃多了。所以，春节前妻子就在超市采购了大把菜心，准备过年期间每餐炒一盘。妻子说，菜心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可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消化、减肥，降低血压。我信以为真。

有一年正月初八，我提前回到永康。每天清晨，公司旁边的马路市场，就摆满了各种沾着露珠的菜心，价格便宜，每斤不足2元。我走过来走过去，东瞧瞧西看看，不慌不忙，百里挑一，只选那些翠嫩细长、不开花、不空心的菜心，白菜心和紫菜心各买了好几把，塞满冰箱，轮流炒，可以连吃好几天，开心得不得了。

读梅识人间

（外二首）

吕焯

我不能对梅花的热熟熟视无睹
前天早上那满树的星星才冒出来
抬头，那微小的红萼
正拧着劲往外冲
春天的野性在阳光的纵容下起蓬勃之势
这株在我窗下
几十年来只开花不结果的梅树
一直被我误读为乡间普通的杏梅
在我习惯早出晚归繁忙的都市生活里
总是错过她耀眼的花季
心心念念的杏果
也在失望中带着稚嫩回归苍茫
下午院子里的春风有些温暖
催促满树的白花跃上了枝头
楼道的寂静里
我仿佛听到花朵齐声的呼吸
这是一棵用来观赏花色的梅
我接受花朵激情绽放的邀请
一个经历过冬天来到春天的向往
是让人心生敬仰的
这株梅是众多姐妹中的一株
我深深懊悔，在漫长的奔波里
曾嫌弃她花期不长又不长果子

每一株植物都会拥有呼吸

分辨静物的守则取决于物体的状态
春天 每一株植物都会拥有呼吸
习惯在密林里狩猎的高人
通过植物的呼吸比对
挖掘出猎物某个时段发生的故事
接下来，他会顺藤摸瓜
在终点时提前扣下逃逸的主角
血腥的语言不妨碍枯树长出新芽
蝴蝶的翅膀带来海上的风暴
这个传说让树林里的邻居胆怯
虎王也会在阳光的斑斓里剔着牙
昨天被猎杀的食物
它们的同伴会逃往何处
春天有些过错会被淹没在呼吸里
那些植物和我的想象同步
多余的呼吸随时都会被终止
春天也会马上被改写

春天对一股寒流的描述

这个春天的寒流
像春天的色彩一样富有
那些没有来得及命名的雷声
早已越过沼泽和水塘
它们时刻逼近
我在冬日里辛苦围下的红色地带
尽管它们只是在不远处徘徊
但足以动摇我对这春天的向往

取一瓢远山的净水
撮一束古茶树上的嫩叶
窗外落下的雨像黑色乌鸦的咒语
击打着茶几上冒着蒸汽的水壶
翻滚的闹腾
我真的可以置之不理吗
任凭细小的风带来潮湿的安慰
离我只有两个汉字距离的故乡
老母亲曾因摔伤而带来伤痛的残腿
是否已留下对抗这场风暴的记忆
那里的乌鸦更像乡绅一些
它们使用汉语里最纯粹的粗犷
母亲是否听懂了这些警示
我能做的就是分行的文字里
背着母亲突围